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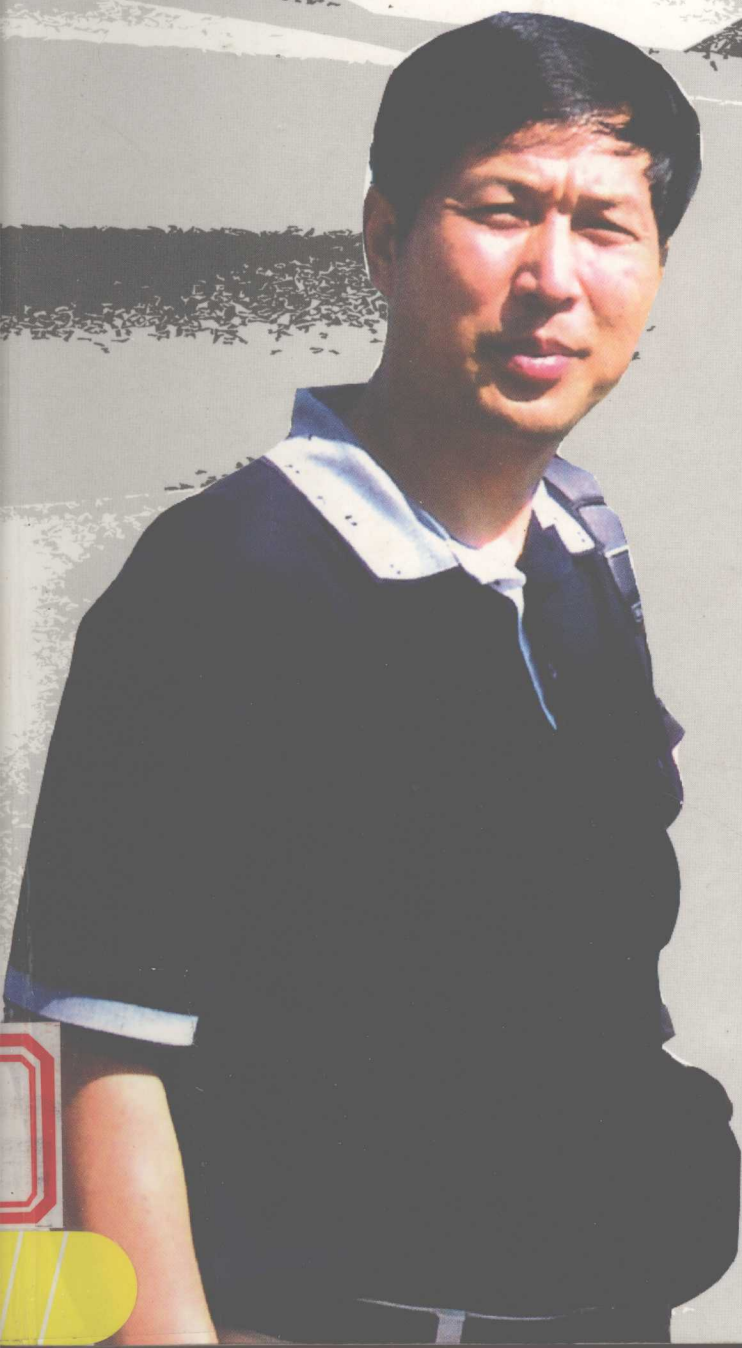
眼 界

张其成行走世界记

本书以文学和经济的双重视角，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在蓝天白云下探访尼泊尔、以色列、埃及、土耳其，穿越满山遍野枫树的加拿大，登在半山腰俯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在美国遭遇『9·11』，到英格兰追寻英伦情人的真谛等独特经历。人文、历史的观感和经济、体制的对比阐发，一定能让读者发现生命中最倾心的景致。

张国云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I267.1
643

世界

我的行走笔记

张国云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眼界 世界：我的行走笔记/张国云 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 - 7 - 5387 - 2411 - 0

I. 眼...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 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1913 号

眼界 世界：我的行走笔记

作 者	张国云
出 品 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郭力家
责任编辑	邓淑杰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电 话	总编办：0431 - 85638648 发行科：0431 - 85677782
网 址	www. shidaichina. 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开 本	660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人生如同一场客旅
随云远行
是生命中最倾心的景致

“人生如同一场客旅”，能用一个学者的博识和文人的敏锐，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梦想。

好些年前，写过几本经济类的专业著作，记得有位编辑第一次见到我时惊讶道：没想到你才二十出头。看你如此老到的文笔，还以为你是位白发老人。

是啊，我们这些人，稍做点学问就立刻冷漠古板起来，学着老声呻吟。大概是怕人说嘴上没毛，说话不牢吧！其实，如此做人沉重呀！

面对苦涩，我悄然离开案头，带上远行的背囊，与走惯远路的台湾作家三毛一样迷惑：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

谁能告诉我呢？人生总会有不得已的别离，使你不得不抛弃所有的忧虑，去追逐那无家的潮水。远行的力量，释放了心，倍增我去敲击键盘的勇气，码出另一串与经济文章浑然不同的字符。劳累时，我又转到经济那本属于自己的方阵中。

八小时之外，我把别人吃茶喝咖啡的时间，全花在码字上，不停地在文学、经济两大阵营中穿梭，时不时有人探问：不累吗？

我笑答：比打老K、搓麻将轻松多了！

我喜欢寂寞和恬静，并在这准隐居的生活体验中，成就了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思想。

我讨厌不能静下来思考的浮躁，也看不起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虚伪，就如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





这也验证了思想是一种卑微的野草，仅适宜在低洼地生长蔓延，而那些在高处招摇的，往往都是跳起的花朵——短暂风光之后是永远的凋谢。

“我轻轻地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徐志摩远行的忠告。

我想任何与生命相联结的地方都是故乡，任何有亲情有亲人的地方都是故乡，任何使焦虑浮躁的心灵安宁净化的地方都是故乡，那些怀着一份虔诚之心去思念去感激去怀想的地方就是故乡。

他乡和故乡，是在有限的空间里安放无限大的心灵。正因为有了这种真实情感和信念，人才不会丧失精神的栖息地，也不会在人生旅途上迷惘。

当然，国外只是生命中的一个驿站，我们无需期待何时再去。其实，只要热爱生命，心怀感恩，人生每一个洒满阳光的早晨或每一个不起眼的瞬间，都是我们又一次新的旅途的开始，而生命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旅程中，得到延伸并激情迸发。

当下人们不是很喜欢用文学解读经济、用经济催生文学吗？

当我把这本书羞涩地捧给大家时，无疑在文学和经济间获得了惊险一跳的快感。

著名散文家王鼎钧先生说：“故乡是我的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而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说得更直截了当：“人是把家园带在自己身边流浪的。”这就意味着我们还得远行下去。

2006年，已78岁的台湾著名作家余光中先生到浙江，参加游子文化论坛，赞许我这是“带着故乡去远行”。经他这一点拨，我豁然开朗。

带着故乡去远行，从离乡的那一刻起，他乡和故乡在我心中成了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远的年轻……

看来随云远行，这才是生命中最倾心的景致。

张国云

2008年2月13日

于西子湖畔山水人家

目 录

MULU

自 序.....	001
----------	-----

人生如同一场客旅
随云远行/是生命中最倾心的景致

第一章 遭遇“9·11”	001
--------------------	-----

在九月的噩梦里，冥冥/正寻找着我们，无助的呼喊
不等待我们的回应/世纪的窄门如此地难过
是怎样的门神/不放过我们呢

第二章 在水一方	079
----------------	-----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第三章 小国崛起	105
----------------	-----

微笑不花费什么/但却创造了许多成果
它丰富了那些接受的人/而又不使给予的人变得贫瘠
它产生于一刹那间/但却给人留下永久的记忆



第四章 文明碎片 133

上帝给了世界十分美丽/九分给了耶路撒冷
剩下的一分给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上帝给了世界十分哀愁/九分给了耶路撒冷
剩下的一分给了世界上的其他人

第五章 帝国绚丽 186

多少人爱过你青春的倩影
爱过你的美貌/以虚伪或是真情
唯独一人爱你那朝圣者的心
爱你衰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

第六章 爱的天堂 240

岛的尽头/是峭壁/有人叫着情人崖
海的彼岸/是巨浪/有人叫着情侣地
我面朝大海/从波涛拍击断崖的磅礴声中/读懂山盟海誓

第一章 遭遇“9·11”

在九月的噩梦里，冥冥
正寻找着我们，无助的呼喊
不等待我们的回应
世纪的窄门如此地难过
是怎样的门神
不放过我们呢

——余光中

在攻读美国工商博士学位时，非要把《危机管理》作为必修课，美国人的做法令我不解。

难道就一个“9·11”事件，就把美国人吓得屁滚尿流？后来，我到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中国的清华和北大，发现国内外许多著名院校都纷纷开设了这门课，又让我惊叹不已。

套用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的话，世界就是一个危机组合体，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危机。人有生老病死，这是人生危机；物有盛衰兴亡，这是社会危机。

本来“911”是美国人的报警电话号码，谁能想到2001年9月11日，给美国人带来的是无辜的灾难，给世界人民带来的也是一种恐怖。

巧合的是，“9·11”的时候，我刚好在美国读书，这一天仿佛世界末日来临一般，让我刻骨铭心。

现在看来，我那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地点，来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那年，对世界是一个黑色之年，对我本人似乎也是一个黑色之年，不知何故，这一年各种灾难不断：

——记得在2月，被国家追认为优秀公务员的原那曲地区科委主任



张家明，英年早逝。离世之前，他在医院还拉着我的手说：“我现在有时间了，可以慢慢看你的书。”

我永远忘不了和他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吃一锅饭，在那海拔 5000 米连空气也吃不饱的地方援藏的三年。

有人自我安慰地说：“天高地厚的西藏离天最近，家明是独自去天堂享清福的。”

家明兄，这是真的吗？

——记得在 8 月，由我单位组织参与援藏工作的两位厅级领导，在忙完一个援藏电站工程的奠基后，在赶回拉萨的路上遭遇车祸，当场身亡。

我永远忘不了那次本应派我去西藏，组织上在得知我将赴美国时，照顾我这一次没上高原。让人难以捉摸的是，他们出车祸的地方，离西藏唯一的火葬场仅一步之遥。

有人悲痛欲绝地说：“他们是当今中国最廉洁的官员，连死也是自己去火葬场的。”

伙伴呵，命运是否对你们太残忍了？

——记得在 10 月，身体一直硬朗结实的父亲突然病故，死也未闭的眼睛，等我走到他老人家的遗体前，才慢慢地给他合紧。

我至今也不明白，十多岁参加革命，一路饱经风霜的父亲，在年迈的时候对谁都毫不留情，就如《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那位老将军，唯独在我这位小儿子面前总是百依百顺，甚至连我呵责他几句，他也会忍气吞声。为什么我到美国没几天，你就匆匆而去呢？

有人劝解我道：“你爸爸到天堂是‘革命’去了，革命者永远都年轻。”

老爸呵，你真的又革命去了？

.....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难怪美国人醒悟了，赶忙给世界灌输《危机管理》。

谁都明白，一旦发生危机，对人可谓是死亡，永久的消失。对社会可谓是灾难，永久性的灾难。

其实，灾难死亡本无所惧，人自出生之日起得到的仅是一张来世的船票。而航行的船终归要靠岸，即便“9·11”这样惊天动地的大难，我

们仍能从中得到警醒：

危机是什么？
没有什么，
只是引你远离死亡；

死亡是什么？
没有走过所有通向危机的路，
仅剩下一条路，
那就是死亡。

1

与我足迹所至的所有地方一样，美国已留存在我的记忆中，这份记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奇怪的是，从地图上找到一个地名，一般很难迸发情感，而当自己双脚踏上这个地方，它马上变得亲切和温暖起来，也许这就叫缘分。

那天上午10点，我从上海浦东机场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波音747飞机，途经日本东京，于美国时间下午2点30分抵达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

应该说，像我们这批在“文革”中长大的人，以往提起美国这类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西方国家，一直是以“腐朽的资本主义”来痛批的。现在来到这里，我对它自然一半是鄙视，一半是警惕。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是从亚洲跨越太平洋到美国的门户，处在一个布满小山丘的半岛上，和我国山城重庆模样相似。

旧金山，又名三藩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部，濒临太平洋。这是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城市。19世纪中叶，随着加州淘金热的兴起，第一批华人从这里登陆，他们把这个象征着希望与财富的地方称为金山。

后来，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也发现了黄金，为了区别两地，他们把



这里称为旧金山，一直沿用至今。

旧金山是美国西部最美丽的港口城市，也是聚居华人最多的城市，人们的生活指数和生活水平在美国也是数一数二的。据民意测验，目前旧金山是美国人最喜欢的居住地。

我的脚踏进这座城市时，正是北京时间零点。由于时差未能倒过来，我仍感到蒙蒙眈眈的睡意。

到机场接我们的中国留学生小李，驾着车歉意地说：“为了适应时差，现在不去宾馆休息，直接在旧金山兜风‘清脑’吧。”

出机场不久，首先看到一幢削尖脑袋的高楼直插蓝天，仿佛鹤立鸡群，走到跟前才知道这是美国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总行的大楼。它坐落在一条号称美国“西部华尔街”的蒙哥马利街上，据说如今世界各地的富翁都有钱存放在这里。可见旧金山城的魅力。

就这样一座富得冒油的金库，当地居民仍不满意，说它那尖顶的楼房造型像是从地狱射向人间天堂的一颗钉子。

最讲实际的美国人，也许早已厌恶了金钱。因为金钱会散发出令人深恶痛绝的铜臭。

除美洲银行总行大楼外，在整个旧金山城，我几乎再也没有见到什么高楼。

楼房在这里成了不受欢迎的奢侈品。旧金山由于没有高楼遮掩，蓝天白云尽收在人们视野里，星星月亮永远会映嵌在大地中。恐怖分子想选择高楼做文章，在旧金山肯定是枉费心机。

沿着机场大道前行，奥克兰湾大桥正好把奥克兰与旧金山市接通。这座上世纪30年代建成的双层桥，看上去比不上同时代的杭州钱塘江大桥雄伟和壮观。据说设计者当初把上层作为汽车道，下层作为火车道，60年代火车生意出现危机后，全改作汽车道。

目前大桥为单向6车道。我们由底层上桥，来到桥下不远的原太平洋海军后勤部旧址。在这里可以一览大桥全景，并能从迷雾中隐约看到一侧的金门大桥。

紧靠海边有一个卖工艺品的小货亭，一位操着上海腔的小姐在服务，寒暄几句得知，她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从她那张憔悴蜡黄的脸蛋上，也可看出在异国他乡游子的苦楚。

其实，从这里已难找到帝国的繁华和兴盛。带着惆怅从奥克兰湾大

桥顶层返回，来到旧金山市政厅。这幢极像美国白宫的建筑，屋顶由纯金包裹而成，但无法与中国布达拉宫的金碧辉煌相媲美。

紧挨市政厅左侧有幢不起眼的楼，据说赫赫有名的美国联合国宪章就在这里诞生。在市政厅的背面有座看上去非常现代的建筑，走近才知是旧金山大教堂。

大教堂内坐满信徒，正在倾听台上牧师讲经。教堂内悬挂着 24 色的管风琴，在灯光反射下光彩夺目。

我至今都不明了，当地人为何要打造这样一个既无古教堂的尊严又无现代韵味的建筑，而且将它修建在市政厅大楼的后面，让人生疑，旧金山的市长是靠法治还是靠神治。

更带讽刺意味的是，在市政厅左前方有幢高高飘扬着六色彩条旗的大楼，留学生小李神秘兮兮地贴着我的耳朵说：“这是当地著名的同性恋协会总部。”

比七色阳光少一色的彩旗，为同性恋大旗。同性恋组织竟与市政府同在一个广场上，显然，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广场前有条横街，沿街电线杆上挂满了六彩旗，再细看，两边低矮的小木屋、小酒吧或小餐厅内，全是清一色相依相爱成双结对的同性恋者，有的还潇潇洒洒招摇过市，这让我们这些东方人目瞪口呆，惊叹万分。

现代人的叛逆精神，在美国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爬上一座不很高、但名字令男人怦然心动的“双峰”山。这里簇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们。站在那耸起的山峰制高点上，整个旧金山美景尽收眼底，真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感慨。

我这才发现，波澜起伏的旧金山城，几乎是由清一色的两层别墅群组合而成。

一打听才知道，原来 19 世纪以来，这里曾发生过几次惊天动地的大地震，几乎让整个旧金山化为废墟。几番教训，人们吃尽了高楼大厦之苦，便都纷纷盖起一幢幢实用轻巧的小木屋。

当地人告诉我，1989 年旧金山大地震前，美国曾在此地开展了一个社会模拟演习，巧合的是 6 个星期后这里就发生了大地震。



据文献记载：

1989年8月，美国联邦与州政府的一个1000人的联合灾难处理队伍，在旧金山演习测试一个地震应急计划。

差不多就在6个星期之后，剧烈的洛玛·普列塔大地震袭击了城市，震塌了房屋，引发了火灾，而很多生命都因为疏散工作以及紧急医疗救助的得力而得以保全。

研究表明，大地震大约每50-100年发生一次。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8.3级大地震后，导致700人死亡。加利福尼亚人加深了对地震知识的了解，学校和医院定期举行地震演习，应急服务部门不断操练当地震再度发生时他们所需的技能……

通过模拟危机情势，未雨绸缪，不仅可以不断完善危机发生的预警与监控系统，也能使政府和公众培养危机意识，防患于未然。

这提醒人们，千万别用摩天大楼来炫耀社会文明的现代化程度。

为了让历史记住这一天，旧金山人把那可怕的大地震的一刹那移植到现代生活中，兴建了一座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宫。立在废墟中的宫殿门，就如中国圆明园遗址上的残垣断柱，令人失魂落魄。

一汪湖水绕过宫殿，几株大树遮天蔽日，数只天鹅飞来飞去，倒让这里成了一个世外桃源。

旧金山城北紧靠着望不见天边的大海，蓝蓝的天，蓝蓝的水，簇拥着这座城市。

海岸线取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渔人码头。它原是渔民们的出海口，现已改成一个充满魅力的旅游场所。

走进编号为39的码头，沿街全是用木地板铺设，房屋也是木结构，让人感到码头就是一个停泊在港湾里的大木船。

在鳞次栉比的码头边，停靠着各式各样的渔船和游艇，令人目不暇接。从码头上可见海上不远处有一个孤岛，据说那里曾是前联邦罪犯监狱，为早期华人奴工牢房的遗迹。曾有人想拆除岛上牢房，开辟一个高档游乐项目，遭到华人的强烈反对。

伤我华侨留木屋



实因种族厄瀛台

如今这里已成当年华工生活的活见证。曾在中国放映得十分火爆的美国大片《大逃亡》，就是在这个岛上拍摄的。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码头港湾内竟有成百上千只海狮，自由自在地栖息在那儿。开始我以为这是个海狮养殖基地，后来仔细了解，得知这里的海狮全是野生的，它们由加拿大温哥华一带水域游弋来此繁衍生息，待新的生命诞生后，它们会告别亲人重新游回原来的海域。

沿码头向前走，远远可见一个巨蟹标志，它是渔人码头的象征，附近便是成百上千的海鲜馆。原来这一带海滨盛产大脚蟹。在国内我从未见到过如此大的螃蟹，一只足有好几斤重，现烧现吃，既饱眼福又饱口福。如果不是出国限制携带，我一定带只蟹回来做标本。

码头到处都有纪念品商店，还有着装表演的艺人，有玩弄戏法、演哑剧及爵士乐表演的，让人眼花缭乱，不时捧腹大笑。尤其那些演哑剧的，把自己身上涂抹得各式各样，有的装扮成中国的秦俑，做着机器人的动作。据说在他们当中曾出过一大批有名气的表演家。

绕行到山坡下的海岸，这里海浪激荡，怒涛汹涌，十里银滩，海天一色，风景蔚为壮观。

山坡上山林成荫，一架古老的荷兰大风车，摆弄着笨拙的躯体。令人称奇的是，这里的山林全向东斜倒着，据说这是长期饱经烈风抽打的结果。

太平洋的彼岸，是我们的祖国。这时一位中国留学生打趣地告诉我：“从这里扎一个猛子，到那头就是上海。”

抵达旧金山的当天下午，我还参观了闻名遐迩的金门大桥（Golden Gate Bridge），它横跨金门海峡，桥宽 18 米，桥长 2737 米，凌空腾架在金门海峡上。

这里两岸陡峻，水急浪高，据说是 15 世纪由一位英国探险家发现的。大桥北端连接加利福尼亚，南端紧挨旧金山半岛。我在桥南收费处，见到了当年建造此桥的约瑟夫·史特劳斯总工程师的雕像。

很难想象，这位貌不惊人的工程师，能在六十多年前就造出世界一流的大桥。这座大桥现已成为旧金山标志性建筑。



明艳的阳光下，大桥气势如虹，它充分显示出美国人的创造智慧。听说，这座大桥还是美国乃至世界上有名的“殉情桥”，每年都有不少来自美国国内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侣在这里跳海殉情。

说来也巧，当我们正要离开大桥时，忽然看见有几个人一边喊着一边向桥下跑去。原来又有人跳海了。我和其他几个人也跑了下去，看见一些可能是志愿人员正在寻找跳海的殉情者，但殉情的人已经没有踪影了。

每当我们谈到这件事时就觉得纳闷，这些人在哪里不能殉情啊，为什么非得大老远的跑到这里来跳海呢？

据说这个问题连美国人也说不清楚。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又来到一座东方式的牌楼前，抬头见到“天下为公”四个汉字，十分激动。原来这里是别具中西文化交融特色的唐人街，一时也搞不清这里聚居着多少华人，只知道这是亚洲之外最大的华人聚居区。

路南端的圣马丽广场上，耸立着孙中山先生的铜像。街道两旁全是中国式的建筑，各色店铺密集如云。

为了尽兴，我们选了一家中餐店，进去听听那熟悉的乡音，哼着熟悉的家乡小调，喝两口绍兴老酒，如同回到故乡，其乐无穷。

2

沿着旧金山 101 号公路南行不远，我来到举世闻名的美国科技中心“硅谷”参观。

在硅谷这片南北长不到百把公里，东西宽窄最多三十来公里的谷地中，不见一个烟囱，不见一幢高楼，绿树浓荫间只有一幢幢低矮的厂房建筑。

偶尔也能见到散落稀疏的一两幢别墅，一切都显得宁静安然。如果不是眼前不时掠过 Cisco、Sun、Intel、Oracle 等熟悉的品牌，谁能想到这里就是硅谷呢？

经历了诸多风雨后的旧金山，如今已成为西部太平洋沿岸仅次于洛杉矶的第二大城市，被称为“西海岸门户”。

由于旧金山接纳了最多的美国移民，所以又被称为美国最宽宏大度的城市。来此之前，我曾在一本叫 *A Future Perfect* 的书上得知，“硅谷是

谁都没有预见过的一系列条件结合的产物，而非政府命令的结果。”

哈佛教授 Ed Zschau 说，硅谷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创造，没有人说，让我们建一个企业化的科技中心吧”。

风险投资家 John Doerr 说，硅谷是“这个星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对财富的合法创造”。

还有一本叫 *The Silicon Boys* 的书上写得更明了，如果把硅谷视为一个国家，其经济实力可以排在世界第十二位。如今硅谷大约有 25 万个百万富翁，每 24 小时就会产生 64 个新百万富翁，硅谷的市值已超过 1 万亿美元。

独领世界经济风骚的硅谷，成了当今的“高科技的香格里拉”，上演着一幕幕最新版本的西部探险和淘金传奇。

为创新而失败和因创新而成功，一样值得珍惜。有人说硅谷是资本市场的宠儿，是拿全世界的钱在“赌”，所以不怕失败。他们忘了早期的硅谷公司几乎都是车库生意，硅谷先驱惠普公司在 1939 年创立时的全部资金只有 538 美元，还是两位创办人的老师、斯坦福大学的特曼教授借给他们的。

在惠普参观时，公司负责人将企业 HP 标记送给我留念，我至今仍收藏着。硅谷有很多公司在漫长的经营时间里并没有得到过资本的眷顾，却仍然创造出了罕见的奇迹。如果钱可以堆砌成硅谷，那么有太多地方早在硅谷之前就可以成为硅谷，在硅谷之后也能复制出硅谷了。

事实上，硅谷从车库（Garage）生意到全球（Global）生意的转化过程中依靠的动力，乃是无数个人和创业公司此起彼伏、永不衰竭的创新冲动，以及对这种冲动全面而有效的保护。

也许硅谷之所以能够牵引世界，正是因为它通过永续的创新，始终成为“最新的新东西”（the Newest New Thing）。

硅谷的负责人骄傲地告诉我：在今天美国的国家符号里，华盛顿代表联邦政治，纽约华尔街代表传统资本，硅谷代表新经济，好莱坞代表娱乐。华盛顿和华尔街在东岸，硅谷和好莱坞在加州。最近 10 年，硅谷和好莱坞对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已经把华盛顿和华尔街甩在后头。

这种符号转换的意味是丰富而深刻的。华盛顿流行政治权术和党争，华尔街流行由一批衣装笔挺的证券师用各种清规戒律给企业评级。成熟、稳定、规范和秩序主宰着东部，金字塔式的垂直管理遍布企业和社会的



方方面面。

而在西海岸，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淘金热开始，冒险拓荒就成为加利福尼亚的精神象征，这种精神和加州的阳光与棕榈树一样闻名。

加州是美国吸收外来移民最多的地方，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着机会的开放，代表着朴实、自由而不是繁文缛节和官僚程式。

有一首歌中唱道：

每一个加州故事，
都从一个梦想开始。

加州比美国任何一个州都更能代表着美国梦、美国的移民文化和创业精神。

“加州性格”被不少人看成美国的 DNA（脱氧核糖核酸，基因信息的载体）。硅谷气质和“加州性格”一脉相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如果说加州更像美国，那硅谷更像世界”，硅谷深深吸纳着世界，世界各地精英云集，使硅谷变成新移民之谷，成为“世界上最没有边界的产业的家园”。

在硅谷接待室，我认真观看了 PBS 电视台制作的一部关于硅谷的资料专题片，片名就叫《硅谷——百年文艺复兴》。

第一部分描绘从 19 世纪 90 年代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从斯坦福大学出来的、年轻而有天赋的科学家、工程师，如何迅速形成了电子工业的核心，从而改变了美国社会。

第二部分描绘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在硅谷，创造性的反叛文化和对约束性商业传统的逃离，怎样让那些梦想家和发明者们承担起巨大的风险，把硅谷变成高科技的同义词。

今天，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个信条是：

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
15 世纪的佛罗伦萨
20 世纪的巴黎
20 世纪末期的硅谷

在参观访问中，我几次听到这样的说法：硅谷的空气里都飘着创意